

一曲深情的黄土恋歌

——读张德民长篇小说《希望的田野》

苏云龙

在不久前的一次讲座上，作家和谷说，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作者对自己世界观、审美观的倾诉。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德民的长篇小说《希望的田野》，完成了一次堪称绵密、饱满、昂扬的倾诉。

对改革开放前农村生产状态的观察和呈现

《希望的田野》主体叙事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终于1983年初柳庄实施包产到户的前夜。其叙事时间整体晚于《创业史》中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互助组、初级社时期，与《平凡的世界》中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叙事存在着大范围的时间重合。《希望的田野》继承了曾在《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作品中的农村生产生活题材，也继承了陕派现实主义叙事传统。这种传统不仅重视对社会现实的自然构建和再现，更重视对其进行分析式或反思式呈现。《白鹿原》对传统文化与宗法精神的解剖与思考，《平凡的世界》对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发展与青年前途命运的观察与展望，《创业史》对互助组和初级社建设的书写和分析。《希望的田野》面对时代的发展和多年公社化、集体化生产带来新的现实情况，作者也借主人公的语言和行动展示了自己的观察和体会。主人公们或多或少都已经认识到了“大锅饭”的局限，书中对以柳庄四队为代表的“磨洋工”“混工分”问题的描写集中反映了这种认识。同时，书中的干部群众，先是在不同的生产情境中探索着“定额管理”“按劳取酬”生产分配方式；后来，在公社主持下开展了生产队以大化小、重新分队的改革；最后，又出现了尹守义老汉主导的“自个种、自个收、自个交公粮”的组内按劳分粮行动。至此，距离落实包产到户、解放农村生产力也就只剩临门一脚了。需要强调的是，小说对那个时代农村生产中的问题和每一步探索改革的观察和呈现，不是理论式、概括化的，而是基于几十年农村生产生活的切身经验，是真正的目之所及、耳之所至，具备着丰富鲜活的现实细节和透彻通达的洞察理解。

对老一辈农民与农村干部群体的描摹和礼赞

小说以玉朋、玉海两兄弟为贯穿始终的主角，勾连网罗起一批改革开放前渭北农村的农民群像。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善良担当、敢拼敢闯的玉朋、玉海两兄弟外，还有善良明理、相互扶助的兰香、桂香两妯娌，与玉朋配合默契、勤于村中事务的来栓，想干事又保守、懦弱的四队队长明旺等人物形象。小说

中还描摹了一批公社干部形象，像热情开朗、认真负责的烤烟技术员培元，豪爽不拘小节、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公社女干部王清芳，还有盛气凌人、遇事喜欢上纲上线的公社男干部负海生等。这些人如星星般镶嵌在小说绵密的“生活流”“细节流”式叙事中，每个人物的丰满程度、复杂程度远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他们共同拼出了那个时代农村生产生活中澎湃激荡、波澜壮阔的景象。塑造这些人物，作者的笔调始终是充满柔情、充满爱意的，即使是一些反面角色，作者的呈现也蕴含着“理解”，投射出丝丝缕缕的悲悯和温情。因为这些人物形象一个个，的确是从作者自己满怀乡愁的农村生活中走到纸面上来的。

对农村生活满怀乡愁意味的深切眷恋

作者无疑是深切眷恋着农村生活的。他熟悉他笔下村庄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他熟悉他笔下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他在细节的描摹方面追求写实，也做到了极端的写实，所以小说中的种种细节密集扎实、真实可感。

当下写农村题材，尤其是写传统农耕记忆，能写好的概率并不大。文学创作有时存在着一定的机缘。作者张德民正好有着几十年农耕生活的积淀，正好他又在文学的海洋里徜徉多年，具备写出这一切的文学素养。于是我们从书中看到了烤烟从种子状态，到育苗，到出炉的全过程，看到了在塑料膜棚子上为烟苗敲打露水的记忆，看到了打谷场上从摊糜子，到碾，到等着风来再到开始扬场的详细经过，看到了农村最为常见的兄弟反目、妯娌矛盾在互助中解决……这些都承载着作者深沉的文化乡愁和审美慰藉。除此之外，它们也天然有着特殊的史料价值和社会学样本意义。这些价值和意义可能会唤醒对小说文本阐释的另一重可能。

对自强不息、蓬勃奋进的生命状态的呼唤

小说中，生产与生活难题的呈现与解决贯穿始终，生产制度的局限与发展生产的矛盾贯穿始终，人性中光辉一面与愈惰一面的撕扯贯穿始终，尤其重要的是，对自强不息、蓬勃奋进精神的传达与强调贯彻始终。以玉朋、玉海两兄弟为代表的柳庄人，战山战水，排除万难，始终如一地奋斗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大路上。他们大搞农田基建，为农业生产扫清层层自然障碍；他们在公社的组织引导下发展烤烟、苹果产业，拓展农业生产形式；他们利用农闲时

间组建工队外出箍窑，探索多渠道经济来源；社员因平均主义劳动积极性不高，他们就探索劳动与分配的改革；阴雨天粮食无法晾干，就把粮按户分到各家，由各家烧炕炕粮；传统填土箍窑的方法效率不高，就一路试验出用木头做成弧形月弓圈的办法。在大锅饭盛行的人民公社时代，柳庄人并不是一味蜷缩在集体的背后，他们中的大多数，目光都紧盯着未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而寻觅、摸索、奋斗，散发出一种灿烂、健康、生命活力。这得益于作者在立意方面的坚守。因而作品以刚健质朴的正向导引焕发出正大气象，以最接地气的人物和故事，最贴近泥土的生活经验，最自然活泼的民间语言，迸发出了催人奋进的艺术感染力。

对质朴明朗、自然活泼的民间美学、地域美学的张扬

这部作品在铺排架构方面有着另一重源远流长的美学形式，那就是远溯《红楼梦》、近接《秦腔》的“生活流”“细节流”式叙事美学。然而语言方面的质朴明朗，民间美学的自然活泼又表现得过于夺目，常常让人忽略了对于叙事的关注，而把注意力聚焦在作品语言上。

最先让人注意到的就是作品语言的质朴扎实、落地有声。有时，它是简洁的，惯于使用白描，场面描摹精准传神；有时，它又是繁复的，浓墨重彩工笔细描，将画面呈现得纤毫毕现。但无论是简洁还是繁复，它质朴明朗的气息没有变，并且还伴随着浓郁的民间个性和地域特色。从语言学的角度说，并不是人说着或者操控着特定的语言，更常见的情况是特定模式特定状态的语言，持续塑造着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的行文语言显然是和作者的农村生活相互塑造、支撑，他们共同化身为构筑起这部小说的四梁八柱，为作品提供了最本源的基础营养后，又为作品锦上添花。

以下，我将自己关注到的作品中富于民间个性和地域特色的表述做一些罗列。比如“看云里没雨了”“说个张道李胡子”“精得连铃铛都丢了”“胡萝卜蘸辣子吃出没看出”“羊群里出来个驴驹子只有你大”“人一辈子不剃头永远是连毛子”，再比如“手不往眼底下搽，手永远是干净的”“黑豆纳粮就图个本色”“鸟落到胡须上还谦虚起来了”。这些方言俚语式的表述在作品中俯拾即是，它们共同为作品赋予了只有真正俯身大地才能体会到的那种自然活泼的气息。

在一个黄菊盛开的秋日，我漫步在陈炉古镇的小路上。路面铺着五彩的陶片瓷片，路旁垒着大大小小的陶盆瓷罐，最顶层的陶盆瓷罐里种植着各色花草，尤以黄菊惹眼。

空气中有着秋草干爽的气息，柿子的香甜，混合着一种别的地方没有的陶土的气息。嗅着这样的气味，你会不由自主地弯了眉眼，翘起了嘴角，微微扬起脸庞，让秋日暖阳明媚地照着。阳光想要钻进眼帘，风儿想要穿过发梢，喜鹊想要唤醒沉醉的人儿，沉醉的人儿想要融入这个丘陵环抱的古镇。

一路走着，你的手会很自然地触摸那些有年代感的陶盆瓷罐。闭起眼，做个小游戏吧，让我用我的指尖去触摸它们。这一排光滑，那一排粗糙；向阳的温暖，背阴的冰凉；装着土种着花草的瓷瓮，盛着风和花草香的空洞。若有人问我是怎么摸出来的？那我只能问我的指尖喽！

靠在向阳的罐罐墙上，从头至脚，我的身体轻轻与它贴合，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涌上心头。微微的温热顺着手背的血管，流向全身。翻转手腕，我用手心来感知它，那种瓷实的感觉，像靠着父亲肩膀一样。

睁开眼，远处的村舍在红叶黄叶的映衬下，美的像一幅古老的油画。秋叶是黄色红色的，屋子也是黄色红色的。远山苍黛，蓝天高远。信步而行，一户人家墙头的黄菊吸引了我。我走上前，踮起脚尖，微闭双眼，想要嗅黄菊的芳香。“女子，喜欢菊花？”我睁开眼，看向声音的来处，在那门框上，坐着一位老奶奶，像我的外婆，我看着都觉得亲。“哎呀！多美的花儿啊，多鲜亮的颜色。”我看看黄菊，又看看老奶奶，眉眼弯弯地回应着。

老奶奶扶着门框慢慢站起来，拂拂衣袖，伸伸衣角，笑着向我走来。到我跟前了，老奶奶颤颤地踮起脚尖，折了一朵最鲜亮的黄菊递到我手里，“这黄菊最配你的红衣服了！”我惊喜莫名，连连道谢。我一手举着黄菊，另一只手忙忙地去摸红色风衣的口袋，还好，口袋中的几颗琼浆糖还在。我赶紧掏出琼浆糖，塞在老奶奶手里。“一个就好，人老了，牙都快掉光了。”老奶奶冲我咧嘴笑着，她只留了一颗糖，把其余的糖又塞回我的口袋里。

突然好想我的外婆，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慈祥。我笑着，眼湿了。我用黄菊挡脸，弯腰鞠躬和老奶奶告别。不知不觉走到了古镇街道上，一家挨一家的瓷器店，花了我的眼。在一堆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中，一尊双面青釉观音菩萨含笑望着我。下层的莲台有翠色，菩萨面容呈玉色，我满心欢喜将观音菩萨请回家，想着她会和妈妈作伴。

我捧着观音菩萨，菩萨脸旁是那朵鲜艳的黄菊，背景是我的红衣。走在瓷片铺地的小路上，红衣、黄菊、青釉观音，我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就这样走着，走在黄菊盛开的秋季，走在陶盆瓷罐的世界里，走在“陶炉陈列”的陈炉之美中。

陈炉之美

宋鸿雁

行走在晨曦中

路惠民

雄鸡的高歌打破了沉寂、凝结的黑夜，启明星已从西方滑到了东方，我悄然爬起来，站在楼道里远眺。不一会，远处的山峦慢慢变得清晰，层层叠叠，北边是传说中鬼谷子当年修道的云梦山，南边是有渭北小华山之称的金粟山，山顶错落有致的风力发电机正在转动，山村仍是一片寂静。

天越来越亮，勤劳的村妇开了大门，开始清扫自家院落，村子里的保洁员，也开始清扫自己的责任区，也许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村容村貌才整洁干净。这时，山村不再寂静，农人们开始忙碌起来，一天的劳作开始了。

夏末的朝阳并不热烈，霞光自东向西洒向广袤的天地，小草、树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下晶莹剔透。远处山峰上白雾飘然而出，像是要把山轻轻托起，风力发电机的叶轮在白雾中挥舞，晨光初露，晓风未起，公路上偶尔有汽车呼啸而过。

村落不远处的梁崩一层的玉米、高粱、谷子长得郁郁葱葱，正贪婪地从土壤中吮吸养分，拼命生长，也如同一条条绿色的腰带缠绕着山峦……玉米棒已经不在柔弱，悄然变得硕大丰盈，一阵微风吹过，玉米叶轻盈挥动，低声欢呼；高粱穗忍俊不禁，褪去了青涩，害羞地红了脸庞；谷子没有前些日子的张扬，如今也低下了沉甸甸的头……

出了村委会的院子信步而行，两只松鼠蹦蹦跳跳地穿过小路，迅速爬上唛啵的一棵核桃树。我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松鼠站在树枝上啃着核桃青皮，很快把青皮剥了个精光，衔着核桃消失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与松鼠的一件趣事。

20世纪70年代，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吃核桃、水果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发现一只松鼠在土崖上晒核桃，松鼠把核桃一个挨着一个摆在那里晾晒，我捡起一个土疙瘩扔了过去，松鼠受惊后一动，核桃接二连三地滚入洞穴。我拿来罐头和袋子爬上土崖开始刨，松鼠的“仓库”里的一堆核桃、玉米被我洗劫一空，松鼠在不远处哀嚎，上蹿下跳。现在想来，自己是有不道德、松鼠辛苦弄来的越冬食物，被我打劫一空，那只松鼠（或松鼠一家）的冬天肯定不好过。

自然界很是美妙，置身其中，乐趣无穷。每个生灵都有自己延续生命的方式，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灵性，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行走在天地之间，蓦然感觉到人既伟大又渺小，既高尚又龌龊……



玉笋宫

题字：贾平凹

刊头：朱敏

铜川：红与黑的交相辉映

惠兴文

照金，照金
仿佛金色的太阳照耀着我们
让陕甘边区革命史的大门
是陈家坡那盏绕着红绸飞舞的马灯
最先擦亮我追梦的眼睛
石泉石梁边回忆那次坦诚交心的会议
200多年的山杨树长得扭转乾坤
好像在站岗放哨一般虔诚

初见倾心
初次到铜川已是黄昏时分
湿润的秋风似带露的仙子
引领我走遍铜川的大街小巷
亭台楼阁上运动的人们
有从容健康的心态
有向上奋斗的精神
让文明之城焕发光彩

第二天的秋雨

淅淅沥沥迷蒙了我的双眼
细雨裹挟着乌金似的光泽
让我想起曾经的渭北黑腰带
想起路遥笔下采煤工人的艰辛

听闻药王坐鹿轩龙传奇故事
走在玄奘弘法译经的玉华宫
药王的伟大胸襟
玄奘的埋头苦干
阐释着奉献与付出的意义

好人之城的三天两夜
想起溪山行旅的画家范宽
仰慕心正则书正的柳公权
陈炉古镇燃起的1400年的炉火
辉映着照金根据地燃烧的柴火
如今转型发展路上奋斗的身影
岁月在流转
敬业和奉献却一直铭刻在心间



《出淤泥而不染》

李国栋作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悼念恩师王尚义先生

童劲光

“西席桃李满梓梓，绛帐珠玉尽楷模”，这副对联总结王尚义先生的一生恰如其分。他的学生人才济济，多有建树，人们怀念他，是发自内心的敬仰。一朝沐杏雨，终生感师恩。我滥等子学生之列，一事无成，自惭形秽，但对先生也是感恩戴德的。

9月21日，铜川职业技术学院工会主席焦锋同志告知我，尚义先生去世的噩耗，既觉意外，又在意中。先生患病经年，缠绵病榻，亲友们时时牵挂，但一或事实，却如五雷轰顶，令人无法接受。我本准备下午与老伴一道，执弟子礼，亲往灵堂祭奠，孰料悲从中来，情绪波动太大，血压骤升，只觉天旋地转，已站不起来，几次未果后，终未成行，不能送先生最后一程，终生遗憾。

尚义先生出身布衣，师范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后被调到高中教政治。我生而有幸，成了先生的学生，聆听了先生讲的“社会发展简史”，至今记忆犹新。与先生结缘60多年来，承蒙垂爱，受益良多。与先生交往，亦师亦友，情义深笃。

先生授课干练洒脱，妙趣横生，为人更是冰清玉洁，堂堂正正。一个多甲子的交往中，印象中的先生人上不傲，人下不卑，人前不炫，人后不妒，颇有君子之风。1982年，我从商洛山中调入铜川时，先生任市政府秘书长，人脉宽广，但他对我们这些

籍籍无名的人也毫无倨傲之意，而且视为上宾，以礼相待。先生始终低调做人，从来表里如一，不道他人长短，总是“到处逢人说项斯”，我从先生那里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先生急公好义，助人为乐。我初到铜川，人地两生，先生帮我克服了不少困难。1983年，借帮解决知识分子后顾之忧的机缘，帮我解决父母和儿子“农转非”的问题。那时，这可是个不可逾越的高山，但先生帮我实现了。再后来，家里遇到难事，先生又多有操心。记得那天大雨滂沱，先生本就瘦骨嶙峋，浑身湿透，显得形销骨立，还带我不停地找人。先生从来施恩不图报，往事历历，久久难忘，深深怀念。

1985年，西安陆军学院在全国范围内招聘教师，通过笔试、面试、讲课，我侥幸考了第一名。西安陆军学院决定特招我入伍，任学院外语教研室主任，正团职教官，子女可在当时军内的12所院校免试择校入学，家属可随军安排，大有跳龙门之势。陆军学院负责此项工作的宋主任三次专程来铜接人，市上拒不放行。第三次宋主任与教育院书记尚义先生面谈此事，相谈甚欢，但当宋主任问及放人一事时，先生明确表示，坚持市上决定不能放行。这件事，我能体会到先生的苦衷。市上决定不能违背，是组织原则。他于前一年才帮我解决了“农转

非”后顾之忧，是为了让我安心在铜川工作，又放我离铜，出尔反尔的事不能做。他可能心中也说过“吾爱吾徒，但吾更爱组织原则”。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此心安处是吾乡，我能在家乡工作，夫复何求？从这件事中，我受到了先生又一次身教胜于言教的教诲，先生办事是有原则的。可帮的事，全力以赴，不可帮的事，寸步不让。谈话似水，行事若山，我佩服先生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气度。后来，我在市一中做领导，在教育学院做党委书记的十多年里，一直以先生为榜样，对各种事情条分缕析，不一概而论，成功地处理了很多事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孜孜矻矻，亲力亲为，未给先生丢人。

前几年在长丰市场，偶尔看到先生贤伉俪在购物，先生目瞽，不能视物，夫人肢瘫，无法行走。先生手推轮椅走路，夫人坐在上边看路，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宛如一人，真正做到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濡以沫，共度人生，鹣鲽情深，把爱情演绎到了极致，我深受感动。先生的儿女晓林夫妇，晓勇夫妇，知书达理，孝顺恭谨，晨昏奉安，无微不至，有口皆碑。奈何先生夫妇坚信生命在于运动的信条，以耄耋耆耇之年，坚持自强不息，顽强自理，如伏尼契《牛虻》中说的一样“Live and kick”，直译为“活着就踹蹬着”。他们坚持户外活动，他们活出了人的尊严，活出了生命的真谛，活出了人生的意义。在生活上先生又教给我人生的道理。

我是蹉跎今白头，风雨忆流年，向晚意不适，知交半零落。几十年来，处人无数，唯有先生教我学文化，教我学做人，教我做工作，教我学做事，教我学生活，谆谆如庭训，殷殷似至亲。如此良师益友突然仙逝，情何以堪！我每一想起，都清然两行热泪。袅袅一炷心香，先生一去不复返，再有疑难请教谁？尚义先生作古，百身莫赎，但他崇德尚义，长与流芳，正如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名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尚义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